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九十五

集部

秋澗集卷三十九

元 王惲 撰

記

重建衛輝路總管府帥正堂記

汲之為郡其來久矣自唐初易而為州歷五季宋金率以防禦節度使來尹治之故其公解制度廣狹規厥秩夷而不敢越逮國朝中統建元之明年陞州為府前政因仍不及改作加以歲月深土木弛狹隘頽敝朝夕視

事有不堪其處者後二十五年嗣侯達實特穆爾暨總  
尹耶律哈濟判官常德繼軫來任既而相與議曰維大  
府距河朔衝會部二州四縣一司治稱匪易堂則乃赫  
焉具瞻之地其承宣王澤聽斷民事齋肅禮容號令約  
束盡在于是今狹陋若爾殆非所以恪王事而儼官守  
也又以品秩等威視堂之隆殺固不可與嚮也相類於  
是張皇前規構而一新凡為楹三鉅筵東西六尋有奇  
南北邃三十有七尺高爽靖深公居儼稱復作左右翼

廳各三楹及增崇儀閣俾與新廨映帶相負仍扁其顏  
曰帥正復舊觀也凡三月告成詢其費曰安取輟公稍  
以給之越六月某日命饗于新堂會僚佐屬吏與郡之  
士夫肅四方之賓旅大合樂以落之望之儼然與飛雲  
傑構相雄跨矣故老歎息以謂百年來方覩官府若斯  
之盛吁治其可忽也哉而忽而治只在公正從違而已  
然則何為公事不私之謂也故公則生明何為正正已  
而正不正者也故正則可大天下之事未有不公而治

民未有不正而格官孰有不順而穆者乎於斯之際當  
官者固未暇以清心省事為職而守正從心何嘗有時  
不可聞之哉大凡人之心公而有恒德者苟事有可為  
必為不怠詎肯以歲月去留容心于其間哉今斯役之  
作惟其若然故能於供億鞅掌外又能于興滯補弊如  
此可謂賢也已既卒事來丐文于余以邦大夫之賢者  
方事之以相勉况鄉國盛事其敢以不敏辭于是乎大  
書于石用告來者抑又知公等必葺之意云至元廿六

年歲在己丑五月日記

郭氏挹翠樓記

其人郭子忠起書樓于所居之西市以地形爽塏高甫  
尋丈而有縹緲飛動之勢既落成來丐名與記予以共  
為邑距太行東麓連山疊阜映帶回抱矯首而觀盡得  
西南林壑風烟之勝因扁其顏曰挹翠顧惟澹僻仁智  
之樂蚤歲有懷嘗從諸賢讀書山房洒洒然如有所得  
如龍門石門白鹿菟百家巖等山皆左右絕觀雖嘗歷

覽而屢至然蠟吾屐而踐其形固未嘗支手扳而當其  
氣之爽也若夫積翠橫空一碧萬仞空濛霏微騰滋泛  
潤眷我樓居壺開碧供而又秋雨霽殘陽暮夕氣轉佳  
千鬟濕霧主人于是詠飛鳥與還之詩誦烟光凝紫之  
句攬其秀則詩脾儘清挹其輝則芳樽溢綠至于野風  
吹來江月引去曾黎明而已集喜虛懷之延佇吾想夫  
共之全盛時愛山而起構者若湧金之麗譙公解之危  
榭太師張公之溪亭丞相蔡侯之別墅其餘臺亭觀閣

層軒曲檻前後非一雖昔人已非而山川良是向之按藍  
發黛爭妍競秀為名家之奇貨供騷客之珍玩者一旦悉  
為郭氏奄去不知一樓之勞之費其將幾何乃為造物所  
偏而獨饗者乃爾其富宜乎釋然而樂興有餘而樂無窮  
也因念萬物盈于兩間洪纖高下固云不齊要其氣體物  
與吾一也彼山之不疑篤實發光輝若然猶家之累積善行  
致慶流餘裕今郭氏在承平時為衛之大家世以藥石為  
業迺若爾考爾叔秉彛蘊秀稱鄉里善人其翼其肯者斯



美具在子今不失舊物能擴而克之齊其本而大其末  
與霏霏微微者日新于華構之下俾後之來者挹而注  
之以膏其末光霑而漬之以行其餘慶安知方寸之木  
不高于岑樓也邪至元廿四年歲次丁亥上元日記

秋澗記

山之有澗壑猶人之有量數也苟夷隘以狹人將無以  
自處况能物之容乎太行諸山去郡西五十里而近予  
若遠遊西自百家巖東盡靈山北崦並山之麓深溪鉅

澗橫交絡折馳而東驚秋水而時至萬壑凜澹允猶翕  
合咸就約束滔滔汨汨迤邐而去或清或濁無遠無適  
不擇細大順受而併容者此澗之量也至于流澗決壅  
激而為飛湍旋而為盤渦滙而為淵渾東而為細流巖  
屋以伏其怒巨石以殺其勢就泛長傾順流遠引溉平  
田而有秋浮大壑而出谷不致肆濫橫潰使一漫流害  
至大川而後已者此澗之功也及其忽焉收潦千里一  
空曾少遺用以自潤縈紆盤折沉深而澗遠張痕在而

流沫空沙尾平而崖渌峻紛兮交貫曠兮長虛水之去  
來雖有緩急澗之吞吐初自若也又類夫含章可貞或  
從王事無成有終者是又澗之不有其量之與功也嗚  
呼澗乎其見用于秋之時乎余嚮在京師客有善推策  
者嘗有所請渠曰子非王秋澗乎予曰然客曰既云秋  
澗致用有在菑未之至耳然觀子之流行異時當有東  
南遠役大富厥覽不特泛長江而觀七澤也願子思存  
乎見少不自以為多可也是則澗之量數不其容乃大

歟余唯而退至元廿六年己丑歲秋八月望日記

堆金塚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連亘  
河朔衛乃被圍粵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驅民  
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氣吐成  
謠閔歌里陌間曰團練冬半破年寒食節絕人烟之讖  
尋罹厄實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時太一度師  
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師自河南來

歸晚其城郭為墟暴骨如莽師惻然哀之遂刮衣盥所  
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智井攘蓬坡塞掇拾罔漏乃  
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內地鑿三坎瘞而丘之仍設  
醮祭以妥厥靈游魂禡魄薤露蒼蒿同歸一窀荒棘暮  
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熒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  
薦而脫沉滯之幽依道廕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  
沒兩有慰焉而師之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  
封俗呼為堆金塚

言人骨久而  
化金石也

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

聚奠以信此儒本宮為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予文  
以紀其事以鳴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  
干戈血肉而莫之倚何天地生物之仁反如是其盪哉  
豈周天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違邪豈立極之道  
仁義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茫兩間初無關係物  
盛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得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  
道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  
主柩之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兵

凶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于鋒鏑之下古稱澤及枯朽  
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愛物之  
功豈如是而已邪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弼甫冠嗣  
主宗教後加謚號中和仁靖真人云至元十九年龍集  
壬午窮臘日謹記

霍岳肇祀記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鎮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  
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為靈鎮故事每歲以仲夏土

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虔也明年癸酉夏六月廿六日  
憚行縣北走霍邑前波洪洞雨不克邁越翊日抵趙城  
適嚴祀省牲之夕乃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托迪  
尹裴國用主縣簿劉偉齋宿祠下將事之夜風雨交作  
既祠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陰風肅然神峰驚嶺軒  
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  
喻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  
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李志貞興唐寺僧普光執事



者吏王庭玉等二十五人遂相與饜飫神貺而退承直  
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前監察御史汲郡王惲題記從  
行者閭山張思誠子公聘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表  
忠觀碑為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御史  
德昌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下豁先  
覩為快何如予以長淮迫凍為謝遼鮮于生在坐屬伯

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既而杳然明年辛卯秋  
吾迂傅君士開赴官兩浙仍托以取逮壬辰夏六月傅  
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家  
物也噫坡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雖  
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  
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  
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璧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  
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况公斯文關

係世教令人讀之有忠孝之勸烏可祇以翰墨為之論乎然一一較之蓋即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于春露堂之扶疎軒

睢州儀封縣創建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于天以之修齊治平格非心而叙彛倫者孔孟之教之功也其為天下通祀宜矣况存神過化之地乎儀封縣金正大間割考東明襄三邑地立治于黃陵之通安堡以古儀城在焉故名攷之儀即春秋衛之

邊邑其為孔輅頓次封人請見之處諒無疑矣兵後縣廢歲壬子國家經略河南移理于通安南平城里桑土行沃民俗便安然官府初創禮文之事有未遑暇者吾夫子歲時假公舍而釋菜焉其邑長盛君即議起廟堂于艮方後為風雨攸壞癸酉秋裴滿君自陳留令來尹斯邑既告謁願清廟如是惴惴不少安乃與監縣教拉等謀曰承流宣化事神善俗皆我之責吾夫子政之本教之宗也嚮以濟時行道輟環中國以木鐸而徇衛

者屢矣千古而下時移事在雖眇邈聆遺音而二仲行  
真車聲鞞鞞肅焉來格不侈大宮庭將何以發越奎光  
致邑人觀感之深者焉遂與繼任哈扎爾濟暨僚屬各捐  
俸易爽壇地于東南陬士庶聞風亦翕然響應于是定  
方中繚崇垣起禮殿敞神闕下至講堂齋舍庖福之所  
莫不完美元聖素臣黼坐有儼宏麗靖深蔚為東南宮  
廟之冠教諭張庭珪等實董其役君既代之明年尹程  
亮簿劉楫嘉其謀作之勤烏可使無聞于後乃令學直

李攀鱗持狀來丐文以紀其本末小子憚向提憲閩海道出茲邑親覩斯美周行慨嘆何有志成事也如此是可書也因重為告之曰風化者致治之原人材者為政之具人材盛衰民俗淳漓一係夫學校之興替故前人以庠序為國之元氣誠知言哉我國家以神武勘定區宇至戊戌間生聚甫集首闡猷設科擢賢僞復戶役其所以開太平之基者固權輿于茲矣逮聖天子嗣復張皇潤色越先朝有光如釋奠具儀禁護著令內而開國

學教胄子庶幾成均遺法外而勉郡縣鄉社置師儒以  
揉鄙朴擢用講明條格甚悉於明德新民之具崇尚循  
誘之方可謂備矣而任師帥者承宣贊理以副上之所  
尚宜何如哉裴筮任初以通國字充胄子教授宜其下  
車首議教基敦風俗為本可謂知所務矣尹諱翼世為  
遼右顯族資明達以廟學一節觀之知其為能官者某  
年月日謹記

義勇武安王祠記

汲縣縣治即故尉司公廨內舊有武安王祠莫究其所  
始而可見者金泰和初信武將軍完顏師古重加修飭  
昭然禱而答靈貺也兵後廢撤不存有元中統癸亥簿  
聶元擒詰強禦未即厥事假靈于神已而如所願遂即  
治左復廟而貌之癸未之水又從而圮焉至元丙戌真  
定錄判劉聚來主縣簿以游擊有功田里頗安不敢居  
其能越神明是歸遂以起廢為己任星甫周神栖像設  
一切修而廣之妥靈揭虔中外交肅既落成來懇文以



紀本末仍表夫神之所以昭昭者予乃為之說曰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衆人之素有惟夫超倫逸群之士得時行道毅然不拔乃能見二者之用而使後世畏仰愈久而愈不忘者豈非公歟公遭漢室傾頽群雄血關玄黃之際識昭烈而翊戴之紹延漢基而明君臣一定之分報效曹公不為利誅以決去就當然之機至氣凌三軍威振中夏而擅國士之風者此無他不過擴秉彝之良心信濟時之大義耳公既沒其陰相餘烈加于

生者殊多豈豪傑英偉之氣無時而息加以人心素有

聚精於此默相動盪有不期然而然者邪是則公為不  
沒矣嗚呼其可不敬也夫故百世而下官居血食袞冕  
而王宜矣及夫世教下衰禍福傲動之說興淫祀妄禱  
唯知曰我祭則受福此豈理也哉孰謂神顧而饗之邪  
今汝等既新斯宇當念夫人之所以致斯者義而已吾  
之所以感神者能極夫義之所至則幽明兩間豈惟感  
格之理名實俱得將見簡簡穰穰之福降而孔那矣俾

刻諸麗石以告來哲至元廿八年五月重午日謹記

勉齋記

人有不若之恥天下事未有行而弗至者况彛秉昭融  
從容于循勉者乎郎中杜君季明聞僕名而喜之書所  
著勉齋等篇贈予疾讀數過其修辭行己一以經旨為  
據有味哉斯言也誠信道篤持志堅進進而不畫者也  
予乃為之說曰夫聖人之道體微而用費辭要而理奧  
雖聖賢有所弗知故學之者弗措也充而至於極愚必

明業必強書之懋哉詩之匪懈皆是也子思子因道述  
教發越微奧曰勉強而行之信聖賢善誘致用自得之  
良規也然乏粹美之姿者不可得而勉無資深之志者  
勉焉而未易得二者皆具無致用之位徒勉一切俾兼  
善之功不及于物斯亦君子之所恥也故傳曰幼而學  
壯而欲行之由是而觀士志于學不止徒善乃為循勉  
之極今君懿秉超卓言慎行敏挺身顏波砥柱屹立遊  
公卿之門當形勢之途毅然以道義自任不為外物所

移日廣忠益思成具瞻之美推轂多士以伸兼善之心  
正以負強矯之姿明當勉之理自誠而明由己以達物  
其大者遠者還有功而立致效也為不難將見一拳之  
石礮秦岱于目前一勺之水沛霖雨于天下是則嚮之  
思而得勉而中從容中道聖賢與同歸矣僕壯年竊有  
志于世已嘗少用于試間或勉中思得念天下之事莫  
此樂也今行就衰謝及聞伯夷之風振衰激懦耿耿有  
不去其懷者因為長歌揄揚吾子之勇且寓夫余之感

焉歌曰安肆日偷衆情之常乎龜勉日強君子之志乎  
施之有用斯又古人之難乎矯矯杜君知恥近勇之倫  
乎見諸行事而復德日新乎牙磋玉琢殆起余者商乎  
行雖衰矣衷或誘其愚乎雖佩玉長裾尚足以利乎走  
趨也於是乎書

終南山集仙觀記

予自壯歲宦游四方經涉河山大地昔賢遺蹟未嘗不  
仿徉臨望富覽勝槩而去尚自視歆然者獨欠秦中一

游每聞談關輔形勢漢唐間風聲氣習翹翹褰裳夢寐  
長往今年夏四月有虛齋道人楊姓者踵門來謁拈香  
具禮罄折而前曰側聆先生名德久矣自惟何幸于焉  
得遇繼出一圖示余指似云終南縣重陽祖庭西南甘  
源水左由石碧入峪道即陡陰磴山行二十里而遠抵  
望仙坪得唐以來集仙庵故址山中人傳云昔有古仙  
人呂翁者嘗學道于此近代有長生師劉公愛其崦曲  
幽勝清泉灌木陰湛連壑迺結茅雲隱畧有興築兵餘

雲荒石老無復人跡林光空翠景氣長清當時貧道從  
三洞弘元師真侍香重陽丈室既而以法錄事辭師入  
山結習修靜遂步上甘谷東峰不覺適喜曰此吾巢松  
稅駕之地也乃與方外二三友道宣聰真輩定居而建  
其所當奉壇場神室等祠歲時清供鐘磬之音隱然山  
谷間如回嶺丹棲諸峰漢洞神湫之境雲烟動色亦欣  
吾來盟洞明真人祁公聞之嘉其志堅可與有立給觀  
名曰集仙至元癸未皇姪永昌王易其額有玉清昭應



之號經營未已洞口有光人跡踵至復避喧趨靜斂裳  
宵逝東入商嶺廬天柱峰及漫川之青崖往來逋止將  
終身焉居無幾何悞為尺一喚去待詔闕下付以禱爾  
上下之事自是齋居致敬焉感召幽貺呵禁不祥扈從  
法駕往還兩間者凡二年于茲癸巳春蒙恩復以傳送  
還本山將行切自揆遭遇明時莫大之幸越玄門儘光  
重念山齋寂寥歸無片辭以勒巖石使後之尋盟曷以  
見住山歲月開先樓觀而雲龕石室亦曾覩鶴書赴壠

鳴騶入谷之賁哉敢再拜以記文為請且償先生平時  
所願言余嘗謂道家者流以淡泊虛無為宗以忘言絕  
俗為事或者須人為徒心存濟度如三洞五雷盟威正  
一等法行符勅水驅逐疾疫鞭笞鬼物使邪氣罔奸兩  
間其于補助世教有不得後焉者方之與世相遺歸潔  
一身槁死山林長往而不來者為有間矣故樂為書之  
楊法諱道謙蜀之銅梁人號保光子上世有以進士為  
巴西令者某年月日記

彭澤縣創修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也其在東門內者唐相梁公也廟貌殘圯揭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而下大有關於世教者然也搃尹周侯諒其如是越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于神閣之右作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予于京師迺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已去就有畧不

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沙世胄起而絃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漸隆不復任進義熙而後止書甲子明見恥臣於宋豈惟隱居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書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讒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可久可速藏器候時之意遠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于公耳

今將謁諸公賦詩合異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  
諸篇端會歸付之邦人俾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  
起烏可闕其說焉于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克己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于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賓  
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顏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焉蓋  
以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其風采勲名事業無愧  
于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于方學者所務僕為

之說曰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  
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  
人材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繩况辯公  
私于時事不同之後論紀綱于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  
乎憂患之役而踐乎艱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  
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  
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欲之私視聽云  
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疵之可擿既正

身而格物先律已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于臺閣者哉而公端本澄源之志實有在于此宜其于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己者惟公歷事兩朝久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偉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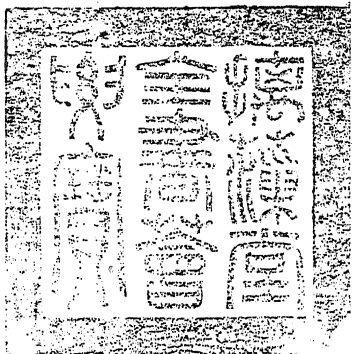
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欲只在于公私一念之頃  
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  
思久蹈彛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閭域故衛武公年  
登九秩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  
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貞固自持  
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于光明將見與昔同歸  
而賢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囑僕年老懶于筆研為直  
書臆見姑塞雅命云



秋澗集卷三十九

謹按卷三十八第十八頁後五行額森布哈舊作也鮮不  
花今改

卷三十九第一頁後一行達實特穆爾舊作答失帖木兒  
今改 一頁後二行哈濟舊作漢傑今改 八頁前三  
行托迪舊作塔的今改 十頁前六行教拉舊作奧兀  
刺今改 十頁後三行哈札爾濟舊作火者赤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崇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錄舉人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六

真部

秋澗集卷四十

元 王惲 撰

記

傳國玉璽記



皇王肇興必有靈貺自甄董生所謂天之所大奉使  
之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則受命之符如龜圖  
龍馬火鳥之類是也三代而下視符寶為重以守以傳  
體用大著維大元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春正月辛巳御

史中丞臣崔彧聞故太師國王孫通政院倅拾得家以  
寔甚出積玉託憲臺象胥庫克楚者沽諸市以物制非  
常竟不售令取而視之迺黝玉寶符其方四寸螭紐交  
蟠四無邊際中洞橫竅其篆畫作虫鳥魚龍之狀即召  
御史裒行臣楊桓辨其刻文曰此先秦以藍田璵追琢  
受命璽也臣彧即持詣官府介鎮國上將軍都指揮使  
詹事丞臣王慶端通謁投進皇妃御前王音慰諭賜幣  
各有差翼日二月壬午朔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

臣完澤等率翰林集賢兩院學士凡十有一人詣直宿閣入賀有間皇太妃命出斯寶賜諸臣傳觀精彩景氣光動宮闕翰林承旨董文用等相與稱說曰斯璽也自秦迄今千六百餘載其間顯晦固為不常今者方皇太孫嗣服之際弗先弗後適當其時而出此最可重者蒙宣勸而退臣憚等復考其近而明見者按金集禮云玉璽一十五面俱得之于宋內受天璽者宋紹聖間得之咸陽段氏當時命禮部翰林太常等官考驗實係漢前

傳璽遂以禮祇受金亡莫究其所在今之所進其文章  
制度玉色校集禮所載即此璽也昔晉見麟璽于江左  
唐得賜寶于崔旼事出愴怛傳疑後人元帝猶藉之以  
中興代宗尚因之而紀號俱未若斯璽寶前代有天下  
者之鎮寶應運呈瑞不涉誕妄非人力所至而一旦自  
至意者上天申祐奉而大之赫為新朝受命貞符昭昭  
矣抑表夫厯數斯在開邦家無疆之休者光賁前古矣  
稽首嘉歎於皇盛哉臣惓自惟職叨詞館獲覩非常老



眼增明不為不幸可無文于後遂綴緝本末用紀大瑞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臣王惲謹記

蔬軒記

安君世有雲中人父善甫亦佳士世有前進士舜臣李  
公門人性姿善淑言貌謙撝早歲讀書不樂仕進壬辰  
後徙家大燕今居文明東里有宅一區軒楹外隙地寬  
闊分畦種蔬日以為樂有人過而以蔬名軒既以秘監  
新泉即楊武子篆其扁又求秋澗野老銘其心因為之說曰

貧家蔬食當米粟之半此正詩書為業蔬淡自娛者也  
傳有之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蔬之為用夫豈小補者哉然夫子以吾不如老圃辭而  
闕須者何君子為學而志其大者遠者遲遊聖人之門  
以是焉為請失其志之所尚故也大要士之處世隨其  
窮達本末先後為得昔程氏以人常咬得菜根百事可  
做胡康侯為之擊節嘆賞真西山謂大丈夫不可使不  
知其味斯民不可使有此色此固大人之事但二公為

之一轉語耳又比年來士夫例有別號未免封已養高  
鮮不以清美自銜如以終南而為捷徑指少室而索高  
價者往往有之恬不為怪至於飮蔬飲水曲肱自樂庶  
幾顏氏克己之功將何不可者哉於是書以為記乃為  
之歌曰翻翻庭藪雨露濡兮秋高氣嚴碧雲腴兮夕啜  
朝烹供吾用兮日費萬錢鼎食重兮一蔬餬口吾儕分  
兮既不知食肉之多憂余胡為之遯悶兮咀嚼饑腸出  
竒策兮不致蒼生有此色兮歌闋而去

漢大司馬博陸侯霍將軍祠堂記

蠡吾治城西北郊有漢大司馬霍將軍遺祠址相仍即侯之故封考諸傳注博陸鄉名職方載博野本蠡縣地居博水之野故名終以陵遷谷變疆理蒼莽有不敢撫實者然以地形相度今之博野安知非漢鄉之博陸乎廟權輿莫究何代以信傳信必有所自至元十七年予按部次州來謁祠下荒壇喬木宛在目中老屋庠漏不障風日過客惻然心魂動盪疇為神睨而顧之邪因屬

守以義起廢具邦人瞻吏諾而退逮三十一年甲午予  
承乏翰林省左署郎官劉源郡人也以東曹掾徐鳳來  
告曰敝邑霍侯祠者舊某輩今易而一新內翰幸不忘  
久要尚惠一記庶免夫旌紀寂寥之嘆蓋嘗論人臣以  
道事君身名俱全克始克終者世難其人三代而下能  
膺斯任者惟將軍為然將軍諱光字子孟早以大忠至  
謨見知武皇及其受顧命付後事至擁昭立宣罔辜所  
托班固論贊雖殷之伊尹周之姬旦初不是過誠哉斯

言也所謂伊周者為天立極為生民永命為萬世開太平是也其生則若爾其歿也與草萊同腐豈理也哉且匹夫匹婦以一節獨行表見鄉曲尚能感激後賢尸而祝之于社况將軍乎然神即人之心也誠敬所在乃神心之所在今郡人業新廟歲時虔享因誠起敬如見風采其為神昭鑒也審矣若曰修復故事敬共神明必獲禮于下執事此則神當然之理吾不當以是心徼之于冥冥也至元甲午歲上巳日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王惲

謹記

趙州栢鄉縣新建文廟記

三代治民之具隨時更易百世而下惟學校存而不廢  
蓋所以明天理叙彝倫正民于至善之地故也況在今  
日有尤不可後焉者惟趙之栢亭本漢鄆邑地隋縣焉  
宋金以劇稱板蕩來官府生聚日就完美惟吾夫子廟  
宮鞠為茂草者有年于茲迨中統建元之明歲監縣事  
茂都令馮仲德佐史路或教官范天祥等相與起廢方

經理間或者謂廟基迫亭傳雜民居囂湫卑隘孰謂神  
一日居此乎於是輟作徐議至因循閱三十寒暑當至  
元壬辰新令劉君因前政經營緒餘謀于僚吏暨邑中  
耆宿治城東南陬作新廟而遷之復構講堂于後俾肄  
業者有常處越是年秋仲上丁尹率寮屬諸生釋菜而  
落成之鐘鼓具舉籩豆有踐威儀升降肅焉煌煌邑人  
聚觀拭目興歎僉謂吾尹起百年之廢一旦頓還舊觀  
勤亦至矣其可使無聞于後迺以某走京師介國子司



業王君構以學記來請余以司民政者能以學校風化  
為先故喜聞而樂道之嘗讀漢志論十五國之風氣剛  
柔緩急類雖不同在聖人設教作新必因材為篤致諸  
中和而已然精強多感者易為化底滯不材者難為功  
向嘗提憲朔南屢至茲邑觀其土壤瘠沮且當南北衝  
要民之奔走供役勞止備極勞則思思則善生此人情  
之常也况趙之風聲氣習初不異于古為守令者宜知  
其俗之易牖乃從而振德之則前日彈絲跼蹶悲歌慷

慨之俗將見強仁慕義攸興而不自已者皆是也教基  
既立道由是生異時風俗丕易人材輩出而曰此權輿  
于茲不亦善乎非然司牧者以應上虛行為心士子者  
不以進修為實務其堵而官之者作餽羊告朔之所吾  
不知其可也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夏六月十有九  
日謹記

崇玄大師崇君壽堂記

先妣夫人靳氏系出安陽永和里不肖亦嘗提按兩河

相即臬司理所故知鄴中人物風俗為頗詳聞之姻戚  
間女冠榮鍊師者志行脩潔祭醮精嚴以道價重一方  
逮接際丰儀方頤烟目絲髮童顏風度飄飄有出塵之  
想然性行敦實言動溫摯虛誕荒唐無有大德丁酉  
予方供職館閣師寄示西溪紫山傑作以壽堂記文見  
囑且曰翰林先生文學名德與二公伯仲間耳儻遂所  
請貧道藉之儘不朽矣二公之文再四披讀其稱揚與  
向所聞見而知者脗合無異今二公已矣其文章氣節

尚可振衰懦而傳無窮得筵名其列固所願也乃為筆  
之師諱守玉相之農家女自幼貞靜視紛華泊如聞道  
家言喜之國朝甲午歲中虛魏大師以全真學主盟彰  
德之修真觀時師方齟齬出家往事焉既筭經明行修  
披戴為道士復研精正一科式法錄號稱習熟至元乙  
亥嗣主觀事師淵默內修聲光外著一旦責當弘演主  
張是者甚力貴族豪宗欲謝愆過而資冥福者藉師修  
靜期于感通對越故召請者無虛日法契會合風動遠

邇學徒踵至信向者聿來迺光昭先業擴充增飾截然  
一新御史中丞西漢王公為述觀記稱師興緣弘教落  
落自拔有壯夫不能及者又蒙掌教洞明真人與進授  
之崇玄師號年踰六秩特構靜室于焉棲息晨起理玄  
務課學者畢焚香垂簾痛自滌除湛慮澄心審物理之  
自然悟道體之不息燕處超然而虛室生白矣容齋總  
尹夙承摩拊仰挹真風榜曰信齋紫山憲使勒銘于石  
表夫志道力行終始不渝之確其為名賢賞識如此師

之志行愈昭昭矣大德戊戌壽六十有八乃營是室為  
他日復真寧神之所道俗咸謂師山川炳靈道德藉潤  
振清風開後學纂懿流光方期福壽未涯何遽如許也  
然人生而死猶晝之有夜寓形宇內同歸于盡此理之  
必然也今師不為虛誕荒唐之說所惑能以生死外形  
骸追蹤曠達以理自勝較夫烹鍊呼吸期于飛升不死  
昧理亂常僥倖萬一者可謂賢也已年月日謹記

大都宛平縣京西鄉新建太一集仙觀記

金源氏熙宗朝一悟真人蕭公以仙聖所授秘籙勅太  
一教法於汲郡悼后命之驅逐鬼物愈療疾苦皆獲應  
驗事蹟恟悅驚動當世一悟傳之重明太定間召住天  
長觀嘗入禁中論道稱旨寵賜甚渥三代虛寂師以道  
價凝重一時泰和四年太極宮初建命師主焉其四代  
東瀛子即祖房孫諱輔道師人品峻潔博學富才智士  
論有山中宰相之目大元壬子歲應世祖皇帝潛邸之  
聘召對稱旨上以有道之士特隆禮眷賜號中和仁靖

真人寶冠錦帔幅焉及登大位中和已仙去玄談粹宇  
有不能忘者詔五代大師居壽至京師特建琳宇勅額  
太一廣福萬壽宮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糧之給一出內府  
逮今承化純一真人全祐繼奉祀事十載間以受業者  
衆國之經費日廣堅辭廩料至于再三有司上議禱祠  
重事供給所需不可闕也全祐謙撝之請亦不可違也  
良田菓植隸大司農者量宜頒賜置為恒產遂賜順之  
坎上故營屯地四千餘畝復慮未臻豐贍元貞改號歲



七月哉生明之二日上御神德殿平章政事領大司農  
臣持爾格等言宛平縣京西鄉馮家里隸農司籍栗林叢  
茂川谷間以株而計者約五千數若盡畀全祐庶幾資  
廣道廢永昭祀事制可全祐榮被恩賚乃自詗曰吾道  
家者流清心繕性歸潔一身何以仰答恩私有廣開福  
田朝香夕火祈天永命介求多祉而已明年丙申春相  
栗林隙地重崗環抱主峰面其北下砦寒泉泓澄碧潏  
平地衍沃可引灌溉既奠厥居中構正殿三楹像事玄

元九師祖師真宮二堂位其左右前翼兩廡下至寮舍  
厨庫莫不備具四周繚以石垣前啟玄門榜曰太一集  
仙觀工既訖乃以不肖猥同井閑且承曰大師求文諸  
石昭示來者若稽載籍如元魏之寇謙之李唐之司馬  
子微皆以道術昭著顯蒙寵賚史臣屢書特書于以見  
山林處士裨贊治化延昌鼎祚不以獨善為高時君世  
主欽挹真風優加禮遇不以崇高為大千古而下光賁  
簡冊今純一師操履貞固精嚴祭醮至蒙兩宮眷顧而

圖報之誠惟恐不及是觀之建特其餘事耳其感遇之  
盛與前世同談而共美者矣是可書大德元年九月望  
日記

隆福宮左都威衛府整暇堂記

元貞二載秋八月隆福宮左都威衛府起堂於肄場中  
央度宜面勢不侈不陋于以簡閱車徒角較技能秉號  
令而觀威武焉既落成榜之曰整暇佐幕張浹盧愷奉  
威衛王公之命以記文來徵嘗聞公之選帥率府繕修

戎政桓桓赴赴蔚有成筭若夫營壘雲橫耕屯繡錯儲  
廩實而豐饋餉建警樓而謹朝昏歲時都司申明節制  
旗旆精明鼓角清亮坐作進退又為餘事至于醫藥有  
局更休以時宣暢恩威撫養士氣以之宿衛宮闈扈從  
巡幸肅將斧鉞中外辨嚴其趨事赴功士卒緝穉優劣  
得所自非老臣宿將謀畫素定視若無事者其能如是  
乎可謂既整而且暇矣顧老生常談安能發越其梗槩  
然有文事者必資于武備而武備者所以昭乎文德也

僕雖老尚能效一辭于尊俎間蓋天下之事曰輕曰重  
皆有體用明其體者必致于用又古之君子不足其已  
至貴乎善推其所為以極經濟之美今公以重厚英偉  
之姿膺爪牙委寄之任螿殫忠勤夷險一節智慮精深  
有古良將之風砥礪庶隅挺士君子之操寓軍政于國  
容迪師中之貞吉宜其特蒙眷倚有謀猷克壯曉暢軍  
事之諭所謂明其體而得效用之實矣推而廣之茲惟  
其時需洪恩而釐宿弊只在從容一言之頃俾內外諸

軍汰冗濫蘇彫瘵極精銳而伸鬱抑咸若茲軍之整暇  
輔助文治固太平不拔之基億萬斯年實顛顛屬望是  
則茲堂之構豈特整暇一軍而已哉雖晉楚名卿賢大  
夫復出優游戎幕相事機而措時宜恐不易吾言矣使  
榮祿大夫塔喇海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王慶端昭勇大  
將軍阿喇勒布哈其貳武德將軍旺扎勒廣威將軍董守  
敬曰武德將軍楚實勒特穆爾信武將軍張智榮實簽其事  
詳書其僚佐之姓名者見裨賓之勤謹興造而重事功

也大德二載龍集戊戌謹記

青巖山道院記

衛莫太行東麓山形迤邐自南運肘北闖其間峰巒嶽  
斷如巨靈初闢望之儼然而巉秀者蒼峪也循峪北驚  
越蒼山池山愈深愈雄峻可愛泉溜益清而駛望東北  
行約十餘里抵青巖山足崑壑尤美四顧皆崇山茂林  
列峙環拱其東南有洞府軒豁層崖上寬廣丈許邃四  
五十步中泉水洪澄深叵測春仲二日洞出光怪恍惚

泓水湧溢漂浮塵滓淥瀉山谷間者一晝夕歲以為信俗呼曰水簾洞山藉之以清物資以潤清潤之氣不特散而為烟霏翠靄鬱而為良材靈藥銅鏐玉石之美必有卓異幽隱之士炳山谿之英靈增景氣之勝概如廣施神志存隱卹陰生蒼烟唐甄濟隱居茲山至遠邇化服至死完節不污祿山近則四仙清修道行留頌委蛇不謂之炳靈增勝可乎洞側道院即四仙棲道遺址山空人去石磬雲茱獨一殿歸存至元三禩為全真學者



李志和始踰處石磴以修復為已任剗崖煙谷展托庵  
地除梗補罅夷為坦陸重構玉帝殿洎東西兩廡山靈  
會聚仙亭下逮庖湏門屏以楹而計者三十數仍改瘞  
四仙鎮府中統初元太一五代師居壽奉命投龍牒玉  
簡闕之對以景昭貺厥後闔境早暎郡長吏來禱車  
甫旋軫甘澍滂霈連志和修復增宏郡民于水感涕日  
少長畢集願伸瞻禮迺盛為儲待人具醉飽而歸于是  
蒼峪勝蹟靈奕一方而游觀嬉樂亦復承平之舊府僚

豕韋國并君德常嘉師勤瘁為主張資藉者甚力及來  
京師復以興建記文來請余郡人也不敢托衰老辭竊  
嘗讀金華洞天記中土山林名勝不載于仙籍者尚多  
惟蒼峪為天瘠左戒奧區去郡里餘一牛鳴危峰疊嶂  
環繞郭郭盤礴風烟秘藏靈異幽隱之士代不乏人亦  
洞天不載之一也由志和擴而大之其名固亦佳矣然  
以遺跡攷焉尚有未盡者今廣施有廟四仙紀行而甄  
公大節雖傳卓行于唐史發幽光于韓筆在山中故事

獨乏旌記子歸能屋而祀之俾後之游居者灼知景慕  
審夫出處大義所在以之勉志節而礪薄俗則子與志  
和名跡附麗前賢共茲山而傳無窮矣井君曰唯大德  
龍集己亥上巳日謹記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祠  
屋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橫渠肖像庸致歲時其年  
秋來京榜曰伊洛五賢祠神蒿清洛光動戶庭明已治

人之師屬不肖為之記迺告之曰二帝三皇修己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于秦雜于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道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盡窺聖賢要奧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夫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于五季其斷喪可謂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綰持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

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修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于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于茲矣然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遽未丕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挺資上聖運啟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于是許寶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收明德新民殊效于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元本自則

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為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  
通祀可也况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來胥宇  
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討正莫非修齊治  
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于談笑游詠亦皆格物致知  
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俗勉勵學者為  
主今讀遺書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象尚可髣髴復廟  
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致其誠懇今而後瞻  
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簡陋于其間哉敢

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  
三先生祠晦菴作記謹著歲月以示來者不為無例曰  
若扳援昔賢則不肖年迫衰老懶于筆研又瞠乎其後  
惟友諒先世為治中名士其讀書慎行名筮任版可謂  
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勅茲宇庶  
幾有意于修己治人者非特徼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  
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汴梁路城隍廟記

汴梁之廟事城隍神其來尚矣壬辰兵後廢撤不存河  
南路兵馬都總管劉侯福大懼無以妥靈揭虔曰事神  
治人守吏職也可偏廢乎於是相新昌里爽塏地西南  
二方界以通衢劉侯私第鄰其東北則抵居民萬氏廣  
袤餘七畝繚以崇垣中起正殿像設有儼前敞臺門高  
門嚴肅左右則環齋構室敷請女冠孟景禮向妙順朱  
妙明輩相與住持夤奉香火景禮四元宗獻之女童非  
入道以彤管之懿資膺黃冠之妙選享年八十有五無



疾而逝妙順亦出名家探索玄理解屬文辭與孟同年  
仙去景禮臨終貽屬妙明曰汝等祇嚴修潔蓋守廟祊  
無負劉侯付託妙明唯曰敢不敬承誨音歲甲辰劉侯  
命侍人周氏韓氏披戴禮棲雲王真人為師訓周曰妙  
元韓曰妙溫與妙明為徒侶所需衣糧皆出劉侯資給  
妙溫妙明俱壽臻期願相繼蟬蛻既而劉侯第四子保  
定路總尹某卒夫人徒單氏痛伉儷之中睽感榮華之  
易歇聿來棲跡法號妙真道俗咨嘆祠宇為增重焉妙

元洎妙真罄刮粧奩資藉刻苦樽節遂重修正殿臺門  
創建獻廡子孫司及道衆寮舍齋厨輪奐一新蒙洞明  
真人稱賞加妙元以純真素德散人之號今年登七秩  
日誦五千玄言為課朝夕焚頌祝聖人壽願天下安鶴  
髮童顏精健不少衰復慮興建本末不能昭晰於後走  
書幣求記于秋澗翁子宦遊大梁者屢矣京師故國遺  
跡亦嘗周覽今雖衰老忍無一言載明其間謹按祀典  
陽氣升而天神降地道肅而神鬼出自邦國而達于臣

庶家祭秩切近者社稷五祀而已城隍初未載也世說  
秦功臣馮尚見夢于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  
隍陰事雖愴怛不可致詰然自漢訖今遂為天下通祀  
社與五祀雖有常尊當時用事莫城隍若也况汴梁為  
六代都會四方湊集城池盤礴衢陌交通人物號稱繁  
夥精英粹集晝夜開闔死生變化幽明兩間其有神為  
之主司也審矣夫城隍地道也古人求神各以其類今  
俾女冠主其祀事宜矣傳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言誠潔可以  
感通神明也如景禮妙元妙明妙真等咸出于詩禮名  
家薰膏鼎族清修道行敬恭神祇致廟貌完固合郡瞻  
仰雖其誠篤致然亦由神明有以護者哉而推源本自  
不能忘經始之勤是可書大德三年十二月吉日記

真常觀記

大都南城故宜中里真常觀為全真學者重玄子樊君  
所建也惟全真教倡于重陽王尊師道行於丘仙翁逮

真常李公體含妙用動應玄機通明中正賈重一時可  
謂成全光大矣重玄子自童丱受業天資爽朗蘄然已  
露頭角由是日獲承侍聽其諄誨仰其高風神致灑然  
春融蟬蛻與之俱化玄覽之暇詩章篆隸亦時習之既  
壯辭達體要與事物接無所凝滯衆以不凡許之真常  
師嗣主法席委掌資用出納明會計當已無私焉師為  
稱賞曰財賄衆所貪得今遠疑怨不為行妨吾將大有  
以畀之時朝家欽挹真風所在宮觀相望如林都會地

獨闕焚頌之所乃選充道錄俾張皇教基供奉闕庭雖  
越在風沙數千里外慨然命駕曾無難色至則潔已應  
物通變無方致宗風弘演王公貴人為之尊禮主張蒙  
中宮賜錦衣金冠俾降御香於燕都師真紀堂殊光顯  
也庚戌間真常真人洎十八大師光膺寶冠雲帔下至  
四方名德亦獲紫衣師號之寵改觀為宮周旋之力為  
多繼奉旭烈賢著教主提點彰德路道教事逮誠明真  
人嗣教念其耆識殊顧念也晚節退休與時消息至元

二十二載易張侯故第為幽棲所榜曰真常觀示不忘  
本也崇堂為殿下至齋厨庫廩修治完整復置蔬圃一  
區負郭田二百畝資給道衆乃洒掃涓潔廣植花木使  
境趣清深日端儼丈室炷香撫琴客至問何為曰吾方  
凝神坐忘與造物者遊凡往來者皆一時名公李敬齋  
趙虎巖與翰林王慎獨左轄姚雪齋鹿菴王承旨少傅  
竇公冀國王公愛其風度才識締交方外太史公曰觀  
友知人亶其然乎元貞元祀四月八日師晨興召門弟

子齊道亨劉道安付以後事怡然而逝閱世四百五十

六甲子凝神于五華山仙塋道身純直有持守祇承遺  
緒朝夕惴惴增飾固執惟恐失墜掌教玄逸真人與其  
進署宗門提點加冲玄師號一日介劉道錄文甫請述  
觀記予僚契雷若齋與師昔同鄉校夤緣有一日之雅  
且重劉請勉為伴石竊有所感乃為之說曰二氣氤氳  
五行儲精長材秀良無世無之第學以致其道行效其  
用功成名遂者幾何人斯當金季做擾綱常文物蕩無



子遺其時設教者獨全真家士之慕高遠欲脫世網者  
舍是將安往乎嘗究其說不過絕利欲而篤勞苦推有  
餘而貴不爭要歸清淨無為而已如重玄子扶翊道紀  
綜覈玄務公材吏用藹然見于脫穎游刃之外其妙固  
翩翩而獨征托遺響于高風者矣然推本原自信其良  
知良能耿耿有不可掩焉者不謂之長材秀民可乎向  
使率性以明當然之理務學以廣通變之方列周行握  
要樞以投功名之會樹立巉然恐不如是而止之也撫

眷懷人為一慨惜師諱志應字順甫出平陽汾西官族  
自稱重玄子法號淵靜通虛大師廣陽之真常麗澤之  
靈郁皆別館也仍為門人作望思歸來之篇其辭曰瓊  
芝峨冠兮青霞襲裳遠引高蹈兮與道翱翔至人出世  
兮化現無方驂駕鶴馭兮力振玄綱仙遊有恨兮門人  
涕滂蓬萊東望兮雲海茫茫松桂輪囷兮鬱鬱其芳偃  
息有室兮燕處有堂仙標彷彿兮誨音琅琅師今不見  
兮莫知我傷宗風通暢兮汨流有光神遊故山兮陰儲

吉祥倒景遺照兮土苴是揚庶幾華表兮歸來之章

故翰林學士紫山胡公祠堂記

紫山胡公捐館之三載彰德監尹托里布哈暨廉訪使  
幹魯與郡士民詢謀僉同乃像公於治城西郭別墅之  
讀易堂予以揭虔妥靈致歲時香火之奠諗不肖交款  
知平生詳請書其事于石酌量契義不敢以衰老辭夫  
士有生無聞于時潛德幽光發越于後蓋行義立言曠  
世而相感也亦有富貴薰天振耀遠邇卒然傾謝磨滅

無紀豈德薄用淺無可稱述而然邪若夫其生也為人  
所敬慕其沒也致人所懷思至衡於志慮見於羹牆非  
人品峻絕事業顯著盛德至善感格人心悅而誠服有  
不可忘者安能如是哉紫山固名士才大夫佐理於朝  
謹言直論不屈權貴作牧名藩吏畏民愛治行為諸郡  
最擢任風憲擊奸發伏褰衣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其  
臺閣之清規幕府之公論固在也曰并汾曰齊魯遺愛  
善政亦不忘也而於鄉郡未嘗臨莅今像而祀之余初

甚疑既而得其說焉金季喪亂士失所業先輩諸公絕  
無僅有後生晚學既無進望又不知適從或泥古溺偏  
不善變化或曲學小材初非適用故舉世皆曰儒者執  
一而不通迂濶而寡要於是士風大沮惟公起諸生秉  
雄剛之俊德負超卓之奇才慨然特達力振頽風志大  
學致實用談笑議論揮斥流俗文章氣節振蕩一時其  
見諸容度事業者皆仁義道德之餘剛明正大終始一  
節追配昔賢矯革時弊故天下翕然想聞風采皆曰紫

山學備四科望高一世真豪傑之士爭先覩為快况二  
侯與郡士民執經傳道質疑請益或親炙而為矜式者  
哉沒而配社尸而祝之援例祀典其誰曰不然若以匹  
夫而作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論之振衰激懦屹砥  
柱之孤標回狂瀾於既倒清風之所激德澤之所及霑  
丐後學多矣是則繫斯文之盛衰與士風之輕重非相  
人所得顛而私也雖然二侯出貴族世胄樂道而自忘  
其勢尊賢而能知所宗昔鄒孟氏譏列國諸侯不能尊

賢迺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垂訓深矣後世之監牧實古諸侯今二侯取法聖賢於千載之後行古昔所不能行其賢於人也遠矣豈止如是而已後之讀斯文者將有所興感而取法焉公諱祗邁字紹開自號紫山磁之武安人由中書郎官歷河東山東按察使濟寧總管任至翰林學士大中大夫大德五年歲次辛丑清明前一日記

胙城縣廟學記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儼景風雲戡定屯難贊敷文  
德共致太平故孔子曰如有王者作必世而後仁鄒孟  
氏亦云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信哉言乎惟胙邑  
金末城宜村渡行河平軍事以扞禦兵衝既而國朝帥  
臣薩奇蘇布哈監總五路兵蹙蹂餘燼攻而拔焉駐軍  
守據迫金主東走睢陽斫營夜闕竟歿死城下先是公  
父綽爾濟都勒哈以萬夫長將選鋒圍困大名中流矢而  
卒迨金亡朝廷追錄載世忠蓋賜夫人楊氏世封戶于



昨孫布哈齊實嗣其後雖州遷而縣其故家遺風餘俗  
固在也當金末危急草創際俎豆之事有不遑及國朝  
甲午歲漕使宗亨肇建禮殿三巨筵壯麗翬飛為諸路  
冠後三十五載尹劉庭撤而新之復起明新堂於後其  
正門賢廡尚闕學舍生徒初不論也迨元貞改號冬嗣  
侯布呼齊擢任本道廉訪使路出於昨首謁廟官覩其  
如是曰欽惟詔條責實在我乃敦諭尹張孔鑄以興修  
為任尹承命經營有方趣使惟謹首建神閣擇師立學

縣中子弟來受業者日衆侯乃出所藏經史數千卷資藉講誦尹復闢良田五頃造祭器百餘事供給二丁釋菜諸生廩料之費兩廡方締構而及瓜代後尹李君卒成其役仍繪七十子諸大儒肖像于壁胙之廟學五十年間狼藉蕭條始克完具人知敬仰俗興禮讓仰副朝廷崇尚之意皆由賢侯一言勉勵之誠所謂王者必世而後仁世德之臣勘定屯難贊成太平者於斯可見矣侯今由內臺侍御史進拜行臺中執法將南過鄉國請

書其事于石乃為說以告之曰惟孔子之教推明至理  
敦叙彞倫裁成輔相之道修齊治平之方本末具備細  
大不捐垂憲立極萬古不易孔子明其道而無其位空  
言無所施後世帝王必需崇尚卿相守令所當奉行雖  
無禍福之怵誘而從違之間有真禍福存焉固非利害  
之牽率得失之際實有利害係焉惟其費不可闕乃修  
而明之審夫切而不可緩故勉而勵焉惟侯出貴種世  
胄敦說詩書好尚禮義內剛明而外文雅審事宜而達

從政立身揚名已收功於踐履今復以得施之鄉邑可謂善推其所為矣然君子不安於小知而期於大受况天下之事惟宰相臺諫得言得行擴而充之正在今日昔武元衡修治廳壁柳子作記孔道輔以直道進用宋史有傳侯姑欲我記胙邑廟學而已邪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禮曰人存政舉誠能繩武贊文光昭先業克盡世臣之義由一邑以達之天下則道被均宏俾秉事樞矣僕雖耄將執筆以俟焉大德庚子歲仲冬既望

謹記

宜遠樓記

奉聖甄君居敬粵自父祖謹身節用保守恒業以篤實稱鄉里居敬尚文雅喜交遊襟韵洒落義氣所在略無凝滯始來居燕都城善心計而擁高貲者甚夥門廬服玩例尚修潔居敬一旦以僑寓蓬迹其間不肯碌碌出入後於所栖息起構小樓華而不侈高而不危雖處市廛闐闐之間頓出車馬雜喧之境于以合集名賢暢適

幽懷請名于予乃取六一居士天寒山色之句扁之曰

宜遠詢義何居復語之曰樓之為用便爽壇而向高明

必占據形勢之雄坐得溪山之勝予嘗登斯樓憑欄四

顧金城千雉青山三面環繞拱侍嵐光翠色令人顧揖

不暇朝暮陰晴變態百出或橫修眉於天宇或出寸碧

於雲間雖呈妍貢竒於百里之外不煩蠟吾之屐挂彼

之芴雙目以之增明詩脾為之借潤矣其於幽遠不亦

宜乎此特形於外者如是其係於內者又有大於是者

焉甄氏先世既以篤實稱其積累之厚蘊蓄之深逮居敬而後發之今既崇基構而勤丹雘矣復能傳訓子孫俾為學止善奉承罔替則締構鞏固傳示永遠亦以宜矣傳稱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富有曰苟美矣又君子創立基業必垂緒於後其是之謂歟居敬跽而謝曰有是哉問一知二皆僕所未聞也請書其詞用為警戒又何俟燕雀之賀成請善禱於張老也大德辛丑歲十一月廿一日秋澗老人記

移忠堂記

王全州之子亢宗敏愿通粹有麟趾雅厚今為魏府別  
駕一日拱而言曰維先祖驃騎府君起隴畝際風雲奮  
從戎列收河朔於百戰之餘以至出建大旆入貳行臺  
橐璣祭戟總制魏師者四十餘年惟是一二堂廬皆平  
昔所宴息諸孫無所肖似承藉德蔭乃今有光永言追  
思於維則闕未也幸憲使惠顧念其貽孫之謀燕翼之  
厚為題扁以示來者俾子孫銜訓嗣服蔚為矜式敢再



拜以請余仰而嘆俯而思曰有是哉何其孝之純也夫  
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顯親顯親莫大於立身揚  
名立身揚名莫重於忠述事蓋一致二極臣子之忠孝  
也傳不云乎教之孝所以求其忠也嗚呼忠之為用至  
矣故居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上與友交而言  
信為人謀而盡誠莅政則有恪戰陳則有勇其見諸日  
用間者能是一本夫愛之深孝之極也舍是將何所取  
則焉吾已見汝乃祖府君持心二極屬搶攘之際奮勇

畧為先迨分定之後攬忠義為本其奇勲茂績紀太常而勒景鐘者可謂立身揚名之道昭矣汝父嘉議君復能篤繼忠貞勤勞王事其振肅臺憲拊循殊方冠冕于天朝也行有日矣豈非由孝而忠自忠而有立邪將有焯前光濟厥美者責不在吾子乎故題之曰移忠蓋取孝於親則可以移其忠於君之義也若夫親安而氣愉家理而官治友信而謀成吾子行焉綽有餘裕尤當勉其所已行而進其所未至俾親顯而名益揚身立而道

愈彰蔓為百世無窮之傳可也異時有登斯堂讀斯文  
慕樂昌之風而興起者將見為是堂一致二極之本又  
何啻王氏之類也哉於是乎書

遊東山記

至元辛巳歲春三月余按部黎陽膏澍連朝明日夏孟  
丙寅朔天宇開霽大伍堆阜景風明澹晝如也拉友人  
宋祺洎諸屬吏囊筆載酒來遊茲山遂自西南騎而陟  
阻抵岳祠下既祝香步上中層至鴻濛亭址讀刺史邊

元勳亭記文甚奇麗稍北至中頂頂勢夷行即李魏公  
中帳蓋亾之絕巔也山形再成峻層石壇稍東北行不  
百步陰崖崎嶇扶腋而下憩龍竇巔上少焉降觀西陽  
明洞記開元間山人李真題名筆勢飄逸有焦山鶴銘  
風格其西龍岨方廣天然而龕上竅極大盤旋如螺殼  
然邃頂而去宵不知其幾何也意者山澤通氣此正大  
亾口鼻哈呀吐納之所非有異也宣和以侯爵錫之不  
幾於妄濫乎盤礴久之下山適靈昌諸君繼至尋前盟

也相與稽首彌勒尊像其鐫志本末以寺石考之為高  
齊所造無疑左右磨崖題識甚多得魯元翰張浮休賦  
詠各一周覽既已與客聯鑣東行踰大河故瀆入牽城  
登紫金山觀仙人拖裙石石水蒼色苔昏兩流霞華漬  
裂誠若襍積狀者其面有元豐政和題記黔刻幾滿皆  
奇筆也遂探白金泉瞰玉女洞口傍勒建安人徐闕中  
泉眼銘雨蘚糝糊略辨首尾於是濟巔會勝主人取軟  
脚例開樽連酌觴咏繞交幽懷共暢不知山蹊之迂登

頓之勞也既而寒日下悲風來遙經北麓穿蒼城按觀  
隋唐廩制未刻入自北門讌群賓於清白堂酒數行張  
鄭諸君舉觴囑予曰今日之遊樂且有融盍簪而來似  
非偶然第遷變以來三山濯濯等為丘垤其能極宣城  
之賞當子長之遊乎然山以賢稱境緣人勝如赤壁斷  
岸也蘇子再賦而秀發江山峴首瘴嶺也羊公一登而  
名垂宇宙况茲山也名載夏書功存禹迹關河大地形  
勢依然斯行也垂橐偕來糴載而去幸吾子筆之歸為

兩郡光且紀蒼烟寂寞之會仍得筵名其間為他年林下故事非偶然者不爾甘逋客迴俗駕幾何不為壘嶂攢譏山靈見謝也邪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王尹里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內二石麟身首蹄鬣一與馬同第題嶺有豁突出肉歲蕤其端所謂示其武而不用者也兩膊雲豔光拂髮鬣尾上揭類牛而短雖雨蘚模

糊雩華剝裂而制度精絕可愛傳曰麟四靈之瑞膺身  
牛尾一角五采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而出又禋祀明  
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祖宗生有至德沒  
脩盛飾以表其仁厚故邪既而入東南招提讀開元十  
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蓋知為唐皇祖宣簡公懿王  
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  
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延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  
象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歲則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



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摠章間立額曰光業由是而觀  
其資奉之嚴守衛之盛累聖明禋之禮郊歌時薦之儀  
固云極矣今陵園夷滅無復所見有荒烟野田而已嗚  
呼盛極則隨衰藏侈則厚發此必然理也上世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何摸金暴賂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  
則何為而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  
夏六月十九日秋澗王暉記

汎海小錄

日本蓋倭之別種惡其名不雅乃改今號其國在洋海之東所屬州六十有八居近日出故曰日本國王一姓宋雍熙初已傳六十四世中多女主今所立某氏云大元至元九年上遣秘監趙良弼通好而國次對馬島拒而不納十七年己卯冬十一月我師東伐明年夏四月次合浦縣西岸入海東行約二百里過拒濟島又千三千里至吐刺忽苦倭俗呼島為苦又二千七里抵對馬島又六百里踰一岐島又四百里入容甫口西又二百七

十里至三神山其山峻削峰環繞海心望之鬱然為碧芙蓉也上無雜木惟梅竹靈藥松檜杪羅等樹其俗多徐姓者自云皆君房之後

君房徐福字

海中諸嶼此最秀麗

方廣十洲記所謂海東北岸扶桑蓬丘瀛州周方千里者也又說洋中之物莫鉅於魚其背鬣轟然山立彌亘不盡所經海波兩圻不合者數日又東行二百里艤志賀島下與日本兵遇彼大勢結陣不動旋出千人逆戰數十合者凡兩月我師既捷轉戰而前呼聲勇氣海山

震蕩所殺獲十餘萬人擒太宰藤原少卿弟宗資蓋全  
宋時朝獻僧奮然後也兵仗有弓刀甲而無戈矛騎兵  
結束殊精甲往往以黃金為之絡珠琲者甚衆刀製長  
極犀銳洞物而過但弓以木為之矢雖長不能遠人則  
勇敢視死不畏自志賀東岸前去太宰府三百里捷則  
一舍而近自此皆陸地無事舟楫若大兵長驅足成破  
竹之舉惜哉志賀西岸不百里有島曰毗蘭俗呼為羈  
體即我大軍連泊遇風處也大小船艦多為波浪掬觸

而碎惟勾麗船堅得全遂班師西還是年八月五日也  
往迤凡十月省大師錫都副察罕次李都帥牢山次宋  
降將范殿帥文虎搃二十三南一十三隋唐以來出師  
之盛未之見也

秋澗集卷四十